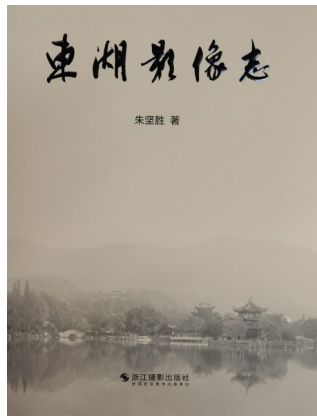


序言跋语

触目可赏,思之可游

——朱坚胜《东湖影像志》序



徐三见 / 文

台州府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东湖是镶嵌在台州府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吾台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宋韵遗珍!

东湖肇端于宋,初为台州城内之船场、水军营。熙宁四年(1071),钱暄守台州,为避御州城之水患,下令开凿疏浚,移郭筑堤,拓而为湖,茂列花木,装点亭台,遂成一时之胜。东湖建成后,台州通判汪泌专门写了一篇记事诗,诗云:

临海城东湖,气象清且奇。无风绿色净,十顷澄琉璃。中有共乐堂,今其名者谁?人有答我问,太守下车时。访民所疾苦,民曰水最危。其水或暴至,城坏民流尸。公谋得上策,叠

石完城基。外遗数百家,室屋鳞参差。水至无所障,适与漂湖期。又欲堤其东,苦乏土石资。开湖足取用,堤横虹霓霓。湖光占空阔,物从鉴中窥。紫翠前后山,环列如屏帷。构堂就虚旷,与俗同游嬉。太守宴堂上,游人歌水湄。歌云从公来,除患补疮痍。况有此观壮,不乐何以有!有如登春台,人心举熙熙。从事能文者,作辞书之碑。庶其不朽功,上彻尧轩墀。

宋陈耆卿称其“水光山色,涵映虚旷,为春夏行乐之冠”。清俞樾客游东湖后记云“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

东湖有志,始自清嘉庆年间。嘉庆六年(1801),蒙古人特通阿来台州任知府,索闻东湖之名,“亭榭花木之观,缥碧纤青,恍似名流题咏”,只是初来乍到之时,“案牍旁午,无暇一问名胜迹”。两年后,特通阿因干旱祈雨往来湖上,但见亭阁圯坏,“欲谋复旧观而费无所出,惧其迹之遂湮也,思访采旧闻,传诸记载,以待后人”。故而选邀洪震煊、沈河斗、郭协寅共为纂述,至嘉庆九年(1804)告成,即以《东湖志》名之。

降至民国年间,邑人项士元先生复博稽穷搜,加以增辑,内容约增加了一倍,称《东湖新志》,大凡与东湖相关之文献已搜罗殆尽。

而今,吾友朱坚胜先生绍继前贤之志,无论寒暑春秋,尽历晴雨朝暮,新开思路,不辞艰辛;兼以访贤搜旧,多年积累,终于成此《东湖影像志》大著。与前人著作相比,一湖之胜,更觉直观;诸景之美,更是令人生爱,而与其他摄影作品集相较,则又凸显出诸多的人文内涵。本书的立足点是志“影像”,通过展示影

像,辅以释文,一一勾勒出东湖石、依山山庄、东湖钱园、湖心亭、半勾亭、骆临海祠、樵云阁、石刻碑林、后湖等;而后又续以“四时之美”“百姓生活”“和谐生态”“诗词楹联”“东湖旧影”“赋赞东湖”等主题篇章,一湖胜概尽收其中,湖中情趣洋溢纸上。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有气象、有美感、有温度、有亲和力。读者触目可赏,思之可游。收而藏之,更是难能可贵之史料文献。

朱坚胜先生是医学专家,兼工摄影,每于工作之余,辄专意于乡梓人文。其于千年府城情怀尤深,无时无刻不关注于心,践诸于行,昔有《走进紫阳街》之成功面世,今复为东湖作影像志。拜读之余,足令我辈专业文化工作者汗颜!诚如坚胜先生在后记中所云:“东湖之真,毋容置疑;东湖之美,难以言表……期待这些碎片般的文字和影像,有助于你勾勒出心目中的完美东湖,唤起你的一点怀念和记忆,并触发你的思考和行动。”旨哉斯言!读者诸君若能细细品味,便觉其中影像,熟悉者如故友晤谈,陌生者似高朋初临,其取景角度之选择、拍摄时序之追踪,镜中景致之动人、人物状态之和谐,定能忆念于胸、铭刻于怀。无论是一石一木、一花一草,还是亭台楼阁、水岸烟云,坚胜先生莫不苦心经营,独运匠心……

总之,《东湖影像志》的出版,一定会使我们的千年府城愈加焕发光彩,使我们的名城文化传播愈加有声有色,也使我们临海的宋韵文化名片愈加靓丽多姿……同时我也坚信,东湖会记住他,府城会记住他,临海会记住他,历史也会记住他。

君自乡野来,应知乡野事

——读刘诚龙《我自乡野来》有感



台州市图书馆
普通文献借阅室
I267/L593

赵佩蓉 / 文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故乡。这个温柔角落是每个人生命情感的归宿。湖南有个叫“铁炉冲”的村庄,是作家刘诚龙的故乡。鄙陋的乡野,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变成质朴的鲜活的生活场景,成为作者跳出“乡野”之后安顿心灵的驿站。以82篇精美散文组成关于故乡的漫长画卷,收拢在《我自乡野来》中。“他乡纵有万盏灯,不抵故乡当头月”,正是作者对故乡的深情告白,同时唤起读者内心深处对故土的思恋。

全书分三辑,“情在情中”,是向记忆追寻乡村真情。亲情是人类最基本最纯粹的情感,予人温暖和力量。《母亲的味道》《母亲的信仰》《翻火》等篇目,一再出现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母亲,母亲是作家用心刻画的人物形象,承载着重要意义。作者注重生活细节,对细微又具体的情节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烘托特定氛围,带领读者进入当时的情境。仅文火煎豆腐,先以“洗手、搓掌、蹲身”描写母亲的郑重态度和优雅姿态,再详细叙述动作过程:“身伏炕桌,头倾灶上,摊开一巴掌”,“巴掌上置豆腐块,另一只手操刀”,切成“作业本厚薄”的小块,“小心轻放于锅中”。“一双筷子紧握手心,见边角泛黄,将其夹起翻面,挪置边缘,次第将周边豆腐移至锅中心”。这个细节,不光表现了母亲的动作娴熟,厨艺高超,为子女倾心付出,更是感念母亲在粗糙的生活磨砺中,赋予子女对抗现实的勇气和力量。邻里情是单纯朴素的情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友好相处、互助关爱上。《走毛线的女人》描写冬日阳光下,一堆人坐在晒谷坪织毛线的事。手里忙着活计,嘴里聊着家常,流露的是对彼此家庭生活的关心和牵挂。邻里间的善意,正是乡村纯朴人际关系的缩影。

“乡在乡中”,是对故乡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诗意表达。故乡的山川草木、鸡鸣狗吠,构成地域的独特印记。信手拈来的物象,充满灵动的生命之美。印象最深

的是《对门垄里白鹭飞》。作者对乡间的灵禽施以精致的描写,将白鹭置于“稻田里水光铮亮,黄的稻莠,绿的水草,黄绿之间,铺陈于漠漠水田上”的优美环境中,耐心地观瞻白鹭的活动:或收敛翅膀,在水田里觅食;或振翅绕着水田飞。天苍苍,树莽莽,草色连天,白鹭划破寂静。无论是目观,还是耳闻,心静,才能专注并映照苍生。心诚,才能以妙笔表述对自然风物的纯粹感知,才能言说“万物皆自得”的生命乐趣,帮助读者重建与自然万物的亲密联系,教会我们领悟乡野间的美好事物。读到这样纯美的语言,借着文字构建充满活力的画面,那种愉悦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

当然,更牵动情思的是带有乡民生活痕迹的一桥一路。时荣桥是一座有故事的老桥。从传说中的神仙帮助建桥,到描述时荣桥边百姓生活的变迁,引领读者走进饱含人情味的乡村。“流水不倦,石桥坚固”,传达了当地居民坚韧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对乡村朴素的生活美学充满敬意。作者的可贵在于,全方位地看见,诚实地呈现,并不人为添加滤镜,故意美化乡村。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竹子的用处很大,枫树更是抢手货,农家的屋梁,孩子的学费,嫁妆都指望者,生活富裕了,“人都懒了”,“一棵枫树上挂着黑黄黑黄的针叶子”,另一棵“全是光身,光杆杆,一点绿色也没有”,死了的还有竹子。“山可以无人,人不可无山”,倘若少一点人类的贪欲与索取,山林会是独立存在的丰茂的生态系统。舒缓的笔调凝重起来,积压的是对乡村魅力流失的忧虑和遗憾。

“味在味中”,是对故乡美食的重温和传承。对美食的渴望,是人之本能。故乡的食物,并非名饌大菜,都是寻常吃食,联接着乡村贫穷、饥饿的时代印记,却是一剂药引子,牵动游子的相思轴线,吃不完的红薯、萝卜、苦瓜,与时序节令、家庭传统、节日习俗等主要生活事件紧密相连。离开乡村后,作者寄乡愁于美食,不厌其烦地叙写味觉记忆,极其耐心地描绘食物的形貌、制作过程和口感感受,重新回归到从前乡村生活的缓慢节奏中,上升为思乡怀亲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的炸豆腐,还是米粒清晰可数,清香扑鼻的钵子饭,其背后传递的是因食物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时空差异下,异地他乡的美味佳肴并不能改变顽固的味蕾记忆,丝毫不能动摇作者对故乡吃食一如既往的热爱。作者在多篇写到,在老家携带土鸡蛋、蔬菜回城,隐含着情感诉求,曲折地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

时至今日,这个叫“铁炉冲”的小村庄,可能依然贴着“相对偏远”“欠发达”的标签。感谢《我自乡野来》,用散文的形式,让乡村熠熠生辉,让侥幸走出乡野的人,在文字中重回故乡,与天地相见,与真情相拥,与美食相遇,身心安稳。

山水人文间的生命本真

——读王楚健《墨庄问素》有感

陈伟华 / 文

在暮色与烟霞交织的氛围中,翻开王楚健的散文集《墨庄问素》,宛如开启一场穿越江南山水人文的奇妙旅程。跟随作者灵动的笔触,西湖、富春江、天台山、神仙居等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的江南胜景逐一浮现在眼前,令人心驰神往。

作为“风起江南系列第三季”重点之作,《墨庄问素》划分为“家在天台雁荡间”“无尽意”“青色风雅”“品读与对话”四卷,甄选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58篇散文、随笔与小品。

书中作品谈艺论美时驾轻就熟,观点新颖独到,行文间怀古幽情喷薄涌动,极易引发读者心底的强烈共鸣。难得的是,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作者追求语言美感、展现个人风格、传递人文关怀的赤诚初心,几乎每篇文字都是真情实感的倾注。

《墨庄问素》获得诸多文学名家的不吝赞誉。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鲁迅文学奖得主陆春祥评价:“《墨庄问素》肆意行走,魅力挖掘,与山水互为知音,赋予草木与风景精魂和魅力,并与深厚的人文精神相交融,写人,写事,写物,均古今勾连,字里行间蕴聚了灵性于内蕴,文章蓬勃生动,气象万千。”中国作协会员、《新华文学》主编胡红控评价:“文风严谨,文字优美洗练,虚实结合,开合有度,收放自如,突出了‘梦里水乡、人文天府’的江南地域性文化,善于思想提炼和情感升华,充满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和中华美学精神,《墨庄问素》是一本内涵丰富、境界高远、可读性强、充满正能量的散文佳作。”

散文集开篇之作《游龙飞凤》,围绕“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主题,聚焦家乡黄岩城关变迁,以细腻笔触反思世纪交替时经济发展下的大拆大建,同时展现新时代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既有对故乡旧景的眷恋,又融入个人

成长感悟,文字婉约精致,如潺潺溪流沁人心脾。

《诗路巅峰的芳菲》,作者立足天台山,曲尽其妙地描写山顶峰山水草木的自然之美与深厚的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地蕴聚了灵性于内蕴,进而升华出“浙东唐诗之路”作为山水旅居、诗韵鼎盛、思想传播、文化融合之路的深刻内涵,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诗意历史的大门。

《俯瞰沧海桑田》发表于《人民文学》,作者描写了仙居县利用世界最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集群资源,致力于发展旅游经济,像马拉松接力赛般不断开发建设,“农文旅深度融合的”“金线银线”,正在串连起一条名贵的“珍珠项链”,光华四射、璀璨夺目;从地质、生态、文化、康养等多元视角,解密当地二十余载沧桑巨变背后锲而不舍的奋进精神,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发展画卷。

《无边风月楼外楼》与《访梅记》是入选《浙江散文精选》5篇散文中的2篇,各有千秋。前者于杭州西湖畔楼外楼中探寻江南文化精髓,将湖光山色、书画墨香、珍饈美馔完美融合,尽显风雅意趣;后者踏遍江南多地赏梅,描摹出不同地域梅花的多样风姿,或凄清冷寂,或婉约婀娜,把生活与艺术相融的美妙诠释得入木三分。

在《墨庄问素》“青色风雅”卷中,王楚健既精描青瓷温润雅致、清静脱俗之美,又深挖其历史文化内涵,融入时代之古人审美,借青瓷传递对生活哲思、精神追求的探寻,引领读者领略传统美学的迷人魅力,沉浸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至于书名《墨庄问素》,“墨庄”承载着作者的精神寄托,是心灵栖息的书房之名;“问素”则蕴含着对生命本真的执着探寻,是在喧嚣尘世中回归初心、追求灵魂通透的声声叩问。王楚健以这部散文集,邀请读者一同漫步山水人文之间,找寻生命本真的模样,抵达宁静致远之境。

扎根黄岩六十年

——读潘祖礼先生的回忆录

张广星 / 文

近日,我人生第一份工作时的老领导、现已93岁的黄岩离休老干部潘祖礼先生,托人把他新写成的回忆录《扎根黄岩一甲子》赠给我,我很感动。写回忆录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大工程,好多人心向往之,但望而却步的人也较多。潘主任却如愿完成了这一人生大工程。

“潘主任”既是他的职务称呼,也是我们对他的尊称。他在50岁之后直至退休,一直担任黄岩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潘主任是1956年从海门来到黄岩县城工作的,他的《扎根黄岩一甲子》也源于这一年。从此他不仅从临海人变成了黄岩人,还奠定了他一辈子从事经济管理和文字工作的基础。由于县委工业交通部没有秘书,而他在部内同事中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兼了部内的文字工作。除了经常随部长一起到科局了解情况,下基层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外,他还为部里起草工作计划、工作总结、请示报告、领导讲话、典型经验等。“那时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文件起草、领导审阅签批后就靠自己刻蜡纸油印。一些会议通知之类的简单文件,为了节省时间,我往往不打算稿,直接刻写在蜡纸上去油印。”虽然工作辛苦,但潘主任感到很快活,因为这项工作很能锻炼人。

1984年之后的黄岩县政府秘书班子,除了我一个学生蛋子,个个都是精挑细选

的英才,擅长文字,对潘主任都很敬重。对于我们起草的一般材料,潘主任从来不管的,他只管大材料、综合材料,所以当我们集体所写的大材料或综合材料送到潘主任那里去之后,我们心里或者忐忑或者期待,科长把潘主任改过的稿子拿回来之后,我们总是一拥而上,大家都想看看,潘主任改了哪些地方,是怎么改的?

我在黄岩县委办工作的年头不多,但我一直非常感恩我的这一份工作,感恩以潘主任为家长的大家庭。

潘主任是共和国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年轻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斗争,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事工业经济建设,亲历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他也在1957年经历了政治风云突变带来的人生挫折。但他在人生困境中没有丧失信念,而是选择了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1978年后,他重新抖擞精神,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台州是领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地方,潘主任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工业经济领域的干部,亲力亲为,推动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黄岩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黄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靠的是激发地方和民间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也就是后来总结的“四个轮子一起转”(四个轮子指国家、集体、股份、个体私营)的经验。当时要鼓励股份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需要冲破从思想舆论到体制的重重阻碍,

黄岩县委和县政府本着“发展是硬道理”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出台了中国第一份鼓励股份经济发展的政府规范性文件。黄岩成为中国第一批百强县的上榜县,而且名列前十。也就这十多年的发展,黄岩奠定了几大工业基础:模具工业、塑料制品、精细化工、美术工艺、食品饮料等。黄岩经济第一波高速发展时期,也是潘主任一生最忙碌也最精彩的时期。他的回忆录里更有两章“夙夜在公 砥砺前行”和“亲历黄岩沧桑巨变”,充满激情地回顾了这些不平凡的岁月。

潘主任是1992年离休的,但他离而不休,同样忙碌,长期担任了两个重要职务:一是黄岩区政策决策咨询委副主任,二是黄岩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潘主任的脑子里始终装着黄岩地方经济社会发生的事情,在担任政策决策咨询委副主任期间,他经常和很多老干部一起,组成调研小组,对事关黄岩人民切身利益或者地方发展的重大议题,提出方案。不少调研方案,都获得了黄岩区委区政府的肯定,而被作为施政项目或政策,有一些还被台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所吸收或采用。

作为具有75年党龄的老干部,潘主任在青少年一代中进行党史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法制教育。他亲自编写讲稿,亲自深入学校社区讲演,还分专业按个人特长组织起老干部科技指导团、法制宣传团、文艺巡回演出团等5个团队,散则满天星,聚为一把火,燃烧自己,照亮大众。

一个人的抗争:从希望到绝望

——读卡夫卡《城堡》有感

阿风 / 文

《城堡》是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晚年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写的是土地测量员K应聘受命赴某城堡上任,深夜冒雪赶到时,却受阻于城堡大门之外。他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各种路径,却始终不得进入。其间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有城堡的官员,有替城堡办事的公差,有挣扎在底层的村民,他们虽然身份各异,却无不在城堡权力的笼罩下,受城堡影响。K在短时间内变换着各种身份和他们周旋,如城堡土地测量员、村民、学校安全员、主人、情人、丈夫等,为的是能进入城堡,获得城堡对他土地测量员身份的认可。最后却至死未能进入城堡。貌似荒诞的故事,却处处有作者设定的隐喻,透露出作者深邃的洞察和天才的想象。

从物理距离看,城堡近在眼前,K并不觉得它难以逾越。小说开头,K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半夜抵达城堡管辖下的一个穷村落。翌日,他就出门去迎接冬天明朗的早晨,“现在他看得见山上的城堡了。衬着蓝天,城堡的轮廓很鲜明地显现出来,由于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银装素裹,千姿百态,使城堡显得分外明晰。”这让K希望满满,并迈步沿着大路向城堡走去,但是无论怎样走,总是走

不到。后来,只能让一位车夫送他回客棧。就在此时,“那儿山上的城堡——K本想当天去那儿——已经奇怪地暗下来,又越来越远了。”在此后的努力中,有很多次,他似乎离城堡近了,如“成功”接近并俘获了能决定他能否进入城堡的官员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并组建了家庭,城堡方面和村长对他的宽容和优待,有了一份工作……让他对早日进入城堡充满了期待。他目标明确:“跟当局处理好我的事情是我最大的愿望,其实也是我唯一的愿望。”

事实上,城堡又遥不可及,似乎总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控制。“城堡一如往常静静地伫立着,它的轮廓已经开始消失”。在《城堡》里,城堡是中心,所有的一切全都随城堡转动,由城堡所设计。进入城堡,或者与城堡里的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会带来额外的利益和好处。相反,如果远离了城堡或得罪了城堡里的官员,会带来灾难的后果。比如巴纳巴斯一家,就因为阿玛丽娜拒绝了城堡官员索提尼的粗暴要求,厄运就降临到她的家庭,所有的村民都与他们家疏远,他们被孤立了,而他们则发疯病似的去恳求城堡宽恕……事实上,在这期间,城堡根本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可是要得到宽恕,他就必须先证明自己已有罪,而官府又都否认他有罪。”很多人劝K顺应这里的城堡文化和规则才能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

他认定自己是受到城堡的聘任,只不过被那些具体办事的人给耽误了。因此,他并不甘心于顺从和无望的等待,他要抗争。“我干吗要接受审问,我干吗要听从别人的戏弄或官方的心血来潮。”他反对城堡的官员的做派,他打破常规去约见和拦截,责罚两个疑似城堡派来的助手……但这一切在庞大的城堡官僚体系和城堡文化中都是徒劳无益的,甚至走向了反面。因为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围绕着城堡转,都想与城堡发生联系,都想进入城堡,就是K也不能幸免。他的反抗挑战了城堡的权威,也为旁人所不理解,成了一个孤独的另类。残酷的现实一点点点灭了K的热情,耗尽了K的生命,直到K的生命终点,他等到的也只是那扇紧闭的大门。而城堡依然屹立不倒。

人生而为人,就是社会的一分子,环境的一部分,人就不可能地被规则、规律、习俗所影响。于是,人的心头就会萌生出一种冲进这座城堡的冲动,有时它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人的内心,让人举步维艰;有时是一条朝圣之路,向着光明,但真理总是追寻不到,失败是其共同的终点。也许卡夫卡是通过《城堡》里的K,揭示一种永恒的残缺之美,或者只是让尘世间受伤的己或者你我他得到一点慰藉或启示,希望和绝望乃是一对孪生姐妹。